
論毛共反對美俄和解

葉伯棠

壹 前言

一九六三年，毛共中央在與蘇共中共論戰的文件中表示：當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勢，這些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也是當前最重要的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唯世界矛盾的集中點和世界政治鬥爭的集中點，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着國際鬥爭和革命形勢的變化而轉移，終有一天，西歐和北美無疑地將成爲世界矛盾的集中點^①。基於地緣關係以及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新興國家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毛共可能利用的矛盾，在一九七〇年以前，毛共外交的重心始終放在第三世界。但至一九七〇年，西德總理布蘭德（Willy Brandt）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發展到西德與蘇聯、波蘭和東德分別簽訂條約，承認奧德——納瑟河界線（Oder-Neisse line）爲德波邊界，歐洲的和解似已有了端倪。這種情勢對毛共的外交政策有所影響。毛共的外交政策在策略運用上是經常隨着美、蘇外交政策而轉變^②。當歐洲方面的和解進入具體行動之時，周恩來曾表示，美、蘇兩國爭奪的重點在歐洲^③而反對美、蘇和解。迨今年八月赫爾辛基高層會議（Helsinki Summit）完成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最後議定書的簽字時，毛共在阻

撓失敗以後，又開始激烈的攻擊美俄的和解。

貳 共產黨人的「和平」策略

在沒有討論本文以前，先說明共產黨人對於和平談判基本的態度和策略。依照馬克思的理論，無產階級革命祇有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爆發，故他認爲當時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以後列寧修改了馬克思的理論。依照列寧的看法，資本主義國家主要的特徵是經濟發展不平衡。基於這種見解，他認爲「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在所有國家內取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④史達林又進一步發揮列寧的理論。依史達林的觀點，因爲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的不平衡性和躍進性，帝國主義內部必然引起戰爭的災難在矛盾的發展中增進。「^⑤結果，社會主義革命將在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方突破。當時俄國不但是處於帝國主義最薄弱的環節，而且是一切矛盾的集合點^⑥。這是列寧和史達林修改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發展的理論，也是解釋俄國革命的原因。至一九六三年，毛共中央又修改了列寧和史達林的理論，指出目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環節」，是「一切矛盾的集中點」，也是當代「革命風暴地區」，世界革命應從這些地區開始^⑦。

根據列寧的看法，當社會主義革命在資本主義國家成功，無產階級突破資本主義體系最薄弱的環節以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必然共同起來消滅無產階級革命，結果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出現無法並存的局面。列寧說：「祇要存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就不能和平共處，最後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不是為蘇維埃共和國唱輓歌，就是為世界資本主義唱輓歌。」⑧在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早就互相廝殺。但列寧深知當時蘇聯的力量相當薄弱，不足與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相對抗，在這種情勢下，祇有與資本主義國家維持暫時和平共處的局面，這就是共產黨人和平共處理論的根據，也是和平詭計的運用。基於情勢的需要，列寧改變策略，而倡言「不同社會制度可以和平共處」。

但是列寧曾經斷言：「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不平衡，而為了爭奪原料和市場，必然發生矛盾。如果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能和平共處，雙方的矛盾消失，資本主義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競爭擴展市場和爭奪原料產地，演變發展的結果，雙方的矛盾愈來愈大，最後必然發生戰爭。這就是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最高的階段」一文的主要論點。由此可見列寧的「和平共處」策略是為着製造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使之互相殘殺。所以列寧說：「我們的政策就是利用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糾紛」⑨。「應該利用兩個帝國主義之間，或兩個資本主義集團國家之間的對立和矛盾，使它們互相敵對。」⑩列寧也認為和平是戰爭的繼續，戰爭是和平的延長。和平共處祇是與敵人鬥爭的一種策略運用，是一種消滅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手段。運用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期間，鼓勵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互相競爭，坐在高山上看老虎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蘇聯的外交政策受到史達林這種思想的支配⑪。

二次大戰後，東西冷戰形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壁壘分明，依照一九六〇年世界共黨莫斯科聲明說法，「當代世界的情勢，是兩個對立的社會體系鬥爭的時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情勢是，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與另一些資本主義之間作戰，但是戰敗國仍然繼續生存下去，過一個時期又恢復了國力，甚至能夠發動再一次侵略戰爭，德國就是很好的例證⑫。

自北約組織成立，戰前這種資本主義國家對抗性的矛盾漸漸消失，從前

的策略無法適用。因此，和平共處的實質上有了改變。鑒於兩個集團的對抗和核子武器強大的破壞力，東西雙方不發生戰爭則已，一旦發生戰爭必然是核子戰爭，又因為蘇聯掌握核子武器，在共產集團具有領導地位，故蘇聯會首先遭受到核子武器攻擊。又鑒於蘇聯在戰後佔領各國領土甚多，當前的外交重點要求各國承認戰爭的侵略成果。基於這種考慮，蘇聯領導人遂提出和平共處的政策，以談判的方式解決國際間的紛爭，承認歐洲現狀，不干涉內政，不同社會制度實行和平競賽⑬。這種理論說穿了就是維護蘇聯既得的利益。

毛共基於本身的處境，當然不同意蘇聯領導人主張的和平共處的內容，但又不公然反對，尤其是和平共處五原則由周恩來首先提出，且列入毛共憲法條文，針對國際情勢演變，祇有重新解釋和平共處的內容，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起，毛共又修改和平共處的內容。依其內容，加以批判：

一、它區別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堅持國際無產階級主義，作為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這就是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沒有永久和平共處的可能性。但毛共又指斥蘇聯不僅蛻變為修正主義，而且已成為社會帝國主義。既然美國和蘇聯都是帝國主義，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原理仍然適應於今天。因為西方帝國主義設法把蘇修推向東方，當西方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在西方握手言歡，那麼，蘇聯必向東方發展。這就是毛共反對美國與蘇聯和解的主要理由嗎。

二、區別新興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依照毛共的看法，新興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有深刻的矛盾，在反對帝國主義和維護民族獨立，與社會主義國家有共同的利益。「這就使得社會主義國家與民族主義國家建立和平共處和友好合作的關係，有着廣泛的和現實的可能性。這種關係的建立，對於加強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促進各國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⑭基於這種認識，毛共提倡和平共處主要的目的，希望第三世界在「反對帝國主義國家」與毛共「有着共同利益」。這就是說明為什麼毛共一方面強調與「第三世界」和平共處，另一方面鄧小平又表示，第三世界「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運動，是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主要力量。」⑮

三、區別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力量日益削

弱及其相互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有可能使這個或那個帝國主義國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種程度的和平共處關係。」^⑩這是毛共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的運用，即是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達到孤立主要的敵人。遠在一九六三年，戴高樂與甘迺迪對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核子武器政策發生歧見，毛澤東就立即利用這個矛盾，於一九六四年北平與巴黎建交。周恩來在「十全大會」上報告已經提出有意結合資本主義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共同反對超級大國，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講話時，公然呼籲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共同團結起來，反對超級大國的剝削和壓榨。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四十六個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開發國家與九個歐洲共同市場國家在洛美（Lome）達成協議，決定原料和市場價格，這一件事立即受到毛共的讚揚，認為洛美協定適足證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世界性的鬥爭一個重要步驟^⑪。

根據上述，毛共的和平共處，不管他們怎麼解釋，可以說是對敵鬥爭的一種策略。但是我要認識，任何共產黨都具有擴張性，自一九六三年起，毛共由與蘇共共產集團領導權發展到一九七三年提出反對兩個超級大國，本身就具有強烈的霸權主義的色彩。毛共反對霸權主義的策略就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⑫。毛澤東有意結合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勢力，宣傳美、蘇兩國在世界各地相互競爭勢力，終久必然會爆發核子戰爭，為害世界，呼籲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團結起來，共同制止美、蘇兩國霸權主義的行徑，達到孤立美、蘇兩國的目的。為了配合這個策略，當前毛共宣揚美、蘇兩國的衝突，戰爭似乎迫在眉睫。但是現在美、蘇兩國採取具體的步驟，實行和解，以實際行動證明毛共宣傳的破產，使毛共無法製造敵人的矛盾，達到擴張自己的手段，實現其霸權主義的行徑，這是毛共反對美、蘇兩國和解的主要原因。

其次以師承史達林的策略自居的毛澤東，最怕美、蘇兩個大國共同結合起來對付毛共，因此設法製造美、蘇衝突實行各個擊破的陰謀。當美、蘇在世界各地競爭勢力之際，毛共趁機在第三世界實行包圍的策略。但自一九七〇年起，歐洲和解情勢變成歐洲各國與美、蘇兩國一致的願望，歐洲問題的解決使美、蘇兩國有更多的注意力轉向第三世界，與毛共在第三世界競爭，以毛共的經濟條件，如何能與美、蘇兩國競爭；這也是毛共反對和解的原因

叁 毛共破壞和解的步驟

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毛共對於北約組織的政策，設法製造其中的矛盾，分解北約組織，故毛共指出：「帝國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是世界的根本矛盾之一，是加速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一個重要因素。」^⑬一九六九年九月，布蘭德當選總理，主張西德與東歐各國簽訂雙邊條約，廢止使用武力，承認現行的疆界和兩個德國，結果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和十二月，西德政府與蘇聯和波蘭分別簽訂互不侵犯與友好條約，確認戰後的現行疆界。毛共立即表示反對，毛共指責蘇聯與西德的條約，「是用『和平』的偽裝來掩蓋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和西德軍國主義侵略面目的大騙局，也是蘇修同美帝又勾結又爭奪，在歐洲劃分勢力範圍，加緊推行『全球慕尼黑』大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⑭

儘管毛共反對和解，但是大勢所趨，非毛共獨力所能够左右；但如讓其繼續發展，美、蘇雙方在歐洲問題上獲得妥協，這兩個超級大國轉移注意力應付毛共的挑釁，對於毛共意圖擴張的政策形成重大的不利。尤其是令毛澤東感到不安的，一旦美、蘇兩國共同對付毛共政權，則情勢尤為嚴重；為了防範這種可能性出現，毛共執行拉一打一的政策，以實際行動破壞美、蘇雙方的和解。

毛共破壞和解是採取多方面進行的。首先，毛共宣傳美、蘇雙方和解是假的，暫時的。依照周恩來的邏輯，美、蘇兩國在世界各地是「既爭奪又勾結，勾結是為了更大的爭奪。爭奪是絕對的、長期的；勾結是相對的，暫時的。」^⑮凡是蘇聯與華沙公約集團舉行各種演習，都給予毛共宣傳的藉口，表示華沙公約組織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相互炫耀武力，也反映了兩個超級大國爭奪的激烈。這種現象證明超級大國「所謂『緩和』，不過是一種手段，其目的是為了欺騙人民，麻痺對手，掩蓋侵略，加緊與另一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⑯

因為美、蘇和解主要的目的是解決歐洲問題，毛共在宣傳上又特別強調歐洲是雙方爭奪的重點。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之際，毛共宣傳美、蘇兩國軍隊

同時都進入備戰狀態，雙方劍拔弩張，隨時有直接對抗的可能。塞浦路斯危機期間，毛共指出美、蘇雙方軍艦調動，導致地中海緊張情勢。在歐安會召開期間，毛共又宣揚蘇聯在東歐地區不斷增加兵力。改進後動供應系統，提高部隊備戰的狀態，同時不斷舉行演習，戰爭氣氛愈來愈增加。美國面對這種情勢，重新在西歐部署核子武器，充實和加強戰鬥部隊，結果雙方軍備擴充愈演愈烈，難免導致戰爭²³。

今年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在赫爾辛基召開簽署最後議定書以後，毛共又趁機大事宣傳蘇聯慣於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粗暴踐踏國際法準則，蘇聯簽字的文件和聲明，祇不過一些廢紙，毫無任何效用，對於蘇聯毫無任何約束力，也根本不能保障歐洲國家的安全。依據毛共方面的看法，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的召開完全是蘇聯設下的圈套，用來掩蓋蘇聯對歐洲的侵略和擴張，欺騙和麻痺歐洲人民。瓦解西歐防務，破壞西歐聯合，排擠美國，以達成多年來稱霸歐洲的野心。因此，毛共又充權先知的身份，提醒歐洲國家，絕不可中了蘇聯所設的「陷阱」，面對現實，提高警覺，加強防務，團結一致，以對付蘇聯的侵略和擴張的野心²⁴。毛共這種宣傳的策略，其目的是非常明显，企圖製造歐洲各國與蘇聯的矛盾，使自己變成歐洲反蘇的盟友，進一步達到孤立超級大國在歐洲的影響力。

毛共反對和解主要目的既然是排除美、蘇的勢力，那麼毛共如何着手。一九七二年十月，九個共同市場國家在巴黎舉行第一次會議，發表聲明表示在一九八〇年之前，把「共同市場」的組織擴展成爲一個「歐洲聯盟」。毛共遂提出「歐洲聯盟」作爲阻止蘇聯擴張的一個重要步驟。爲了防止美、蘇和解並趁機排除美、蘇的勢力，一九七三年毛共十全大會以後，毛共積極加強對歐洲的外交，凡是歐洲各國人士主張歐洲團結一致對抗蘇聯而又主張美軍撤出歐洲的，都是被毛共邀請的對象。一九七四年五月，毛共邀請主張不結盟政策的塞浦路斯總統馬卡里奧斯(Archbishop Makarios)訪問，鄧小平在歡宴馬氏時表示，兩個超級大國在地中海的爭奪和角逐，直接威脅着地中海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安全。故鄧小平提醒馬氏說：「超級大國的艦隊應該撤出地中海，地中海應該是地中海國家的地中海。」²⁵

同年五月二十四日，毛共邀請主張美軍撤出歐洲的英國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前往北平訪問，鄧小平鼓勵希思爲歐洲團結而努力有利於

西歐人民反對霸權主義的霸權²⁶。

一九七四年十月，毛共邀請主張歐洲國家共同防衛外來侵略的丹麥首相哈特林(Paul Harting)訪問，鄧小平在歡宴哈特林時，更明白地支持丹麥反對超級大國。鄧小平說：

「……超級大國爲了擺脫內外困境，正在加緊爭奪勢力範圍和世界霸權。歐洲是它們爭奪的戰略重點。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世界不安寧的主要根源。『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國家不分大小，應該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大國不應該欺負小國，強國不應該欺負弱國。各國人民的事要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別國無權干涉；世界上的事要由世界各國商量解決，不允許一兩個超級大國說了算。我們高興地看到，西歐各國人民要求加強聯合，團結自強的呼聲日益高漲。你們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我們是讚賞的。我們支持歐洲各國人民的團結反霸事業，支持歐洲和全世界人民的一切正義鬥爭。」²⁷

鄧小平雖然表示每一個國家都是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但又表示讚賞和支持歐洲各國團結起來，反對霸權主義，顯然這又是拉一打一執行反對超級大國世界性的統一戰線的政策。

一九七五年一月，毛共邀請馬爾他總理明托夫(Dominic Mintoff)訪問北平。人民日報除讚揚明托夫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團結，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和爲世界人民團結反霸事業作了貢獻外，呼籲地中海各國聯合起來，反對超級大國的控制，並「支持馬爾他和他地中海各國人民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正義鬥爭」。²⁸李先念在歡宴明托夫時，也重申這一觀點。

毛共宣傳美、蘇兩國在歐洲爭奪，危及歐洲安全，呼籲歐洲所有國家共同起來抵制超級大國的威脅，作爲排除美、蘇兩國影響力，爲自己的霸權主義鋪路，主要的希望寄托在法國身上。一九六三年七月，部分核子禁試條約簽訂以後，毛共就願與法國建立外交關係，作爲與美、蘇鬥爭的同盟。一九七三年九月，毛共邀請法國總統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訪問中國大陸。因爲當時龐氏一再抨擊布蘭德的東進政策，責難西德拋棄西歐團結的原則而與東歐集團謀求和好，所以毛共希望龐畢度領導西歐負起反對霸權主義和超級大國的重任，並支持法國主張的歐洲聯盟政策²⁹。今年歐安會召開之前，五月中旬，鄧小平前往巴黎訪問，再度宣揚超級大國在歐洲的爭奪，總有

一天要導致戰爭。他表示北平政權堅決支持西歐聯合，反對霸權主義者的干涉和威脅^②。最近，毛共又邀請法國外長索瓦尼亞格(Fern Sauvagnatgues)訪問中國大陸，喬冠華一再地說，兩個超級大國在歐洲爭奪，戰爭的因素明顯地增長，天下終必大亂，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雖然開過，但是戰爭的危險並未減少。一項紙面協議和一個會議不能改變霸權主義行徑的本性，提醒法國人民，記取歷史教訓，依靠自己的力量，使西歐聯合起來，保障自己的利益^③。

毛共排除超級大國在歐洲的政策，從它們對德國問題上的立場尤為明顯。一九七〇年八月，蘇聯與西德在莫斯科簽訂「互不使用武力」條約，引起了毛共方面的激烈反應。人民日報評論這個條約，「是用『和平』的偽裝來掩蓋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和西德軍國主義侵略目的大騙局，也是蘇修同美帝又勾結又爭奪，在歐洲劃分勢力範圍，加緊推行『全球慕尼黑』大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又說這個條約「大大鼓勵西德復仇主義，使西德能夠在這個條約的掩護下更加放手地進行擴軍備戰和侵略擴張。」^④儘管上述的評論前後矛盾，但從這些評論看來，毛共似乎為東德鳴不平。但是今年十月，蘇聯與東德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毛共方面又沒有放過攻擊的機會。毛共指責蘇聯簽訂這個條約「是顯露其陰一套陽一套的陰險手段」。因為這個條約規定「歐洲國界不可侵犯性」，這等於「明白警告西方不得觸動蘇修的勢力範圍」，於是毛共似乎又站在西德人民的立場說話，攻擊蘇聯要稱霸歐洲，使德國永久分裂。毛共說：「本來，東、西德人民已飽嘗了戰後長期分裂之苦，實現德國統一他們多年來共同奮鬥的強烈願望。但是布里茲涅夫集團違背德國人民的意志，橫蠻干涉別國內政，堅持永久地分裂德國。這正是為了實現它爭霸歐洲，向西歐侵略擴張的目的。」^⑤顯然這些話又想鼓勵西德。

為了進一步拉攏西德，今年十一月，毛共以周恩來名義，邀請西德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訪問大陸。人民日報在社論中明白表示「支持德意志人民堅決反對德意志民族永久分裂、要求民族統一的正當願望，堅決支持德意志人民和歐洲各國人民維護民族獨立與安全、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正義鬥爭。」^⑥鄧小平在歡宴施密特時也重申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合作和聯繫，共同反對超級大國。鄧小平說：

「第三世界各國的團結和鬥爭，把世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的鬥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第二世界國家也加強了反對超級大國控制、干涉、顛覆和武力威脅的鬥爭。西歐國家聯合反霸的趨勢正在繼續發展。大家知道，『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支持西歐各國聯合自強的努力，歡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在互相尊重主權和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對話和發展聯繫。」^⑦

肆 結論

基於上述，毛共反對和是在歐洲地區執行反對超級大國的策略運用之一。它不斷宣揚超級大國在歐洲地區激烈的爭奪，戰爭終將成爲不可避免，呼籲西歐各國團結一致，達成排除美、蘇的勢力。同時毛共強調美、蘇之間戰爭的危機，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自己則利用這一機會，趁機擴展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防範美、蘇和解局面形成，以免蘇聯把注意力轉移至世界各地，與毛共在世界各地競爭勢力範圍。因此，毛共反對美、蘇和解實爲它的霸權主義之表現，在反對霸權主義的名義下，推展霸權主義的策略。

①「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建議」，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②Harold C.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6), pp. 107-112.

③周恩來在毛共十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人民日報，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

④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寧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卷廿三，頁七十五。

⑤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史達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卷六，頁九四。

⑥同上，頁八六。

⑦「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建議」，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

⑧列寧，「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份子大會上的演說」，列寧全集，卷廿三，頁七十五。

⑨列寧，「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支部書記會上的演說」，列寧全集，卷卅一，頁三九二。

⑩同註⑧，頁三九九。

⑪Alvin Z. Rubinste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pp. 139-155.

⑫「蘇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

⑬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

⑭「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⑮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

⑯同註⑮。

⑰*Peking Review* March 14, 1975. pp. 13, 19.

⑱毛澤東思想萬歲，頁五八三。

⑲人民日報國際述評，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⑳人民日報評論員「評蘇聯西德條約」，人民日報，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三日。

㉑同註⑱。

㉒新華社記者述評，「『緩和』烟幕掩蓋不住蘇修在歐洲的軍事野心」，人民日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任谷平，「爭奪之下何來緩和？」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四日。

㉓年豐，「歐洲『平靜』嗎？」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新華社記者述評，「蘇美爭霸越演越烈」，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十二

創造文化的基本條件

——中華民國社會的徹底研究——

福永安祥著 趙倩譯

實售 新臺幣二十元
美金六角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

月卅一日。

⑲辛清，「誰想當歐洲的上帝」，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

新華社記者述評，「西線風急之驟」，人民日報，「歐安會」最後文件」，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四日。梅鷗，「『和平與合作的曙光』何在？」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任谷平，「克里姆林宮的催眠曲」，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十月十日。

⑳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

㉑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㉒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

㉓人民日報社論，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

㉔「中、法公報」，人民日報，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

㉕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

㉖*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21, 1975.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㉗人民日報評論員，「評蘇聯西德條約」，人民日報，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三日。

㉘新華社記者述評，「蘇修加緊爭奪歐洲的又一新步驟」，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㉙人民日報社論，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㉚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日。